

戈卣，商代晚期，一九七〇年寧鄉黃材王家壩山出土



▲獸面紋方尊，商代晚期



▲大禾方鼎，商代晚期

皿方罍飄泊海外終回歸

大公報記者 張帆文、圖

皿方罍小資料

皿方罍全稱「皿天全方罍」，罍是酒器，「皿」是器主的族氏名。皿方罍是目前所知方罍中最大的一件。全器漆黑發亮，以雲雷紋為地，裝飾獸面紋、龍紋、鳳鳥紋。肩部兩側裝飾雙耳銜環，正面腹部下方置一獸首鑿。四面邊角及各面中心共裝飾八條突起的鈎狀棱脊。整器集立雕、浮雕、線雕於一身，造型雄偉，紋飾瑰麗。

皿方罍器蓋、器身均鑄有銘文。器蓋的銘文為「皿而全父乍尊彝」八字，器身則是「皿作父己尊彝」六字。當年馬承源先生就是憑藉這些銘文，斷定新田棟一家的器身與湖南的器蓋為一套，開啟了皿方罍回歸之路。

部分青銅器名讀法如下：罍：音「雷」，卣：音「有」，瓿：音「不」，簋：音「鬼」，鬲：音「力」。



▲展廳內展示了大公報報道皿方罍的版面

湖南出土青銅器自成一格

在中國各地出土的青銅器中，湖南洞庭湖一帶出土的青銅器自成一格，廣受學術界關注。本次滬湘合作的青銅器展覽，既是皿方罍回國後首次出省亮相，又一次對三湘四水出土青銅器的系統介紹，除了皿方罍外，湖南方面還精選了十件頗具代表性的作品。

湖南位於長江中游，考古發掘表明，商代早中期來自中原的青銅文化進入湖南，商代晚期開始湖南成為長江以南出土青銅器的主要地區之一。專家介紹，湖南發現青銅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時期。二十世紀初以來，湖南出土了許多文化面貌不盡相同、其他地區罕見的各類青銅器。除了「方罍之王」，還曾有過「青銅瓿之王」、「青銅鏡之王」等。在一般人印象中，青銅器這類古物大多來自古人的墓葬，但在湖南卻絕大多數出土於山頂、山坡與河、湖及其岸邊，大多為一件單獨出土；有些容器出土時，腹內裝有玉器及其他小型銅器，這可能緣於當時湖南地區一種獨特的祭祀禮儀。專家還介紹，洞庭湖地區青銅容器中，還有不少在造型上以動物形象為依託。比如舉世聞名的四羊方尊、鷦鷯形卣，以及象、豬、羊等動物形尊。雖然動物造型青銅器也見於殷墟婦好墓，但其在洞庭湖地區往往密集出現。

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主任周亞告訴記者，湖南出土的青銅器兼具中原文化與地方文化交融的特點。一部分器物在形制、紋飾和銘文方面均與中原地區一致，應來自中原；另一部分器物則在造型、紋飾方面顯現出不同風格，既融合中原青銅器形成新特點，也有與長江流域其他地區相互聯繫而產生的結果。比如，皿方罍幾乎是以中原風格為主，在中原地區發現的青銅器上也能夠看到類似的器型、紋飾。而且類似風格青銅器主要出土在中原地區。比如象尊也是混合型文化青銅產物，但它是以中原地區文化為主，身上裝飾的獸面紋、龍紋跟皿方罍身上的紋飾類似，接近中原地區（青銅器）常見的裝飾風格。在它身上還能看到地方文化風格，比如象頭一對圓渦狀的卷蛇紋，據說是南方常見的昆蟲，這種紋飾在中原青銅器上絕看不到。還有一類是以南方文化為主，兼具中原風格。比如豕尊以野豬形象作為器型，翹出兩個獠牙，但是身體前後部分都裝飾龍紋，龍紋主要源自中原地區。所以這也是混合型文化的產物。

是次展覽的十一件青銅器精選於湖南發現的三百多件商周青銅器中，基本上涵蓋了湖南出土青銅器的特點。因此，透過這樣的小型展覽，也能對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特別是南方青銅器有所了解。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大公報·長沙版》刊登了一則標題為「桃源發現商朝太廟古物，惜為他人私行購去」的小新聞，報道新民學校校長鍾逢雨舉報商人石瑜璋買走一件當地出土的商代青銅器，要求政府重視，追回國寶。七月五日、七月二十六日，《大公報·長沙版》又連續追蹤報道，時任教育總長章士釗責令湖南省長追查此事。然而，兵荒馬亂、國力衰弱，有關部門雖盡力偵辦，卻仍無法阻止這件重器的流失，這一去就是近九十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大公報·長沙版》報道的歷史版面被影印放大懸掛於上海博物館展廳，靜靜凝視着報道中的真正主角——皿方罍——在散落海外多年、幾經易手後，其器身終於去年中回國，並再度與器蓋合體展出。這不僅是因為上博青銅器研究的地位，更因為這件國寶與上博也有很深淵源。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主任周亞在展覽開幕時介紹，實際上，皿方罍的回歸，已故上海博物館老館長、當今中國青銅器鑒賞第一人馬承源也功不可沒。一九九二年，馬承源訪日時，就曾在新田棟一家中見過皿方罍器身，確認器身與藏於湖南省博物館的蓋為一套。

周亞介紹，當時馬承源斷定皿方罍器身與湖南博物館所藏的器蓋為一套有三點依據：首先是器蓋和器身上的銘文內容基本一致，且從製器者的名字可判斷出它們是連在一起的；其次是根據器蓋和器身的造型特點；還有一點，是皿方罍上特殊的獸面紋飾，器蓋和器身能夠有所關聯。這樣的判斷也開啟了皿方罍回歸之路的起點。此後，經馬承源引薦，新田棟一還來到湖南一睹器蓋，並會有意將身、蓋合璧在上海博物館展出，湖南省博物館也將器蓋運至上博，後因故沒有實現。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還補充，二〇〇一年，新田棟一將皿方罍交美國佳士得公司拍賣，當時上博亦曾有意徵集，儘管得到了各級政府的鼎力支持，但當時的出價仍沒有高過一位法國買家，被後者最終以九百二十四萬美元拍得，「功虧一簣」。這一價格也創下當時中國青銅藝術品拍賣價格之最。

各方合力洽購成功

二〇一四年，皿方罍器身再度出現在紐約佳士得的拍賣會上，起拍價漲到了一千萬至一千五百萬美元。湖南省博物館在獲得訊息後，即致信佳士得，有意洽購。湖南省博物館副館長李建毛告訴記者，為表慎重，赴美前還特地將館藏的器蓋用3D打印成模型帶去。當模型非常契合地蓋上器身時，大家都激動不已。

當時在拍賣現場的周亞還回憶，根據拍賣規則，實際上要最終洽購成功，僅佳士得一方同意出售是不夠的，還要所有參與競拍的買家都同意。那個時候，來自中國大陸和港、台多地的華人收藏家們已經達成共識，應由湖南省博物館優先購藏，即使此意願落空，皿方罍器身也必須回到中國。因此，很多收藏家發出呼籲，不參與競拍，讓湖南博物館洽購。但又擔心萬一洽購不成功，會被海外藏家競得，所以又紛紛做好參與競拍準備……可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最終，經湖南省政府、文博機構和民間收藏人士通力合作，以及經佳士得與皿天全方罍當時所有者的積極溝通，湖南省博物館以二千萬美元最終洽購成功，皿方罍器身也於當年六月回歸故里。

記得大公報一篇著名的社評裏有一句動人心魄的結語：「我們以聞捷而喜，並為還鄉而祝。」此刻用來形容皿方罍的重新合體也恰如其分。有關專家表示，皿方罍回歸這一案例也為海外流失文物的搶救、公共博物館的建設等問題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而一件國寶從被迫流散海外，到十多年來幾次回購的波折，也見證了國力，不僅是物質水平，更有人文水準的強盛。

「酌彼金罍——皿方罍與湖南青銅器粹」展將展至明年一月三十一日。



▲皿方罍，商末周初，一九一九年桃源縣水田鄉茅山峪出土，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皿方罍大事記

1919年

皿方罍由湖南桃源縣水田鄉茅山峪農民艾清宴挖得。

1924年

益陽商人石瑜璋購得皿方罍器身，自此器身和器蓋分離長達90年。艾家將器蓋交至新民學校充當學費，學校校長根據器蓋上的銘文辨認為商代器物。

1925年

器蓋被漆市駐軍團長周磐以銀元三千元強行購去。《大公報·長沙版》報道了新民小校校長鍾逢雨舉報石瑜璋買皿方罍之事。教育總長章士釗要求湖南省長進行追查，長沙內務司發出了第二十三號訓令，要求益陽縣查辦。

1928年

法國學者喬治·蘇利耶德莫朗所著《中國藝術史》中，收錄了皿方罍器身照片，並介紹為包爾祿、姚叔來、盧芹齋等收藏。此書1931年在美國出版。

1930年至1950年

皿方罍器身由日本藏家淺野梅吉收藏。1961年出版的其遺稿《中國金石陶瓷圖鑑》，收錄了皿方罍的照片，在文字說明中介紹購買於1930年。

1950年

周磐在昆明被捕，交出了器蓋。

1950年

皿方罍器身轉至日本藏家新田棟一收藏至2001年。

1952年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金明將器蓋和相關材料，轉交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保存。

1956年

省文管會與省博物館合併，器蓋和相關材料也移交湖南省博物館。

1992年

上海博物館原館長馬承源在新田棟一家看到皿方罍器身，確認與藏於湖南省博物館的器蓋為一套。

2001年

美國紐約佳士得拍賣公司再次拍賣皿方罍器身，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牽頭，湖南文博界、企業界和收藏界代表組團赴紐約進行洽購。經過艱苦談判於3月19日達成洽購協議，皿方罍將由湖南省博物館永久收藏。6月12日在紐約舉行皿方罍器身交接儀式，6月28日，皿方罍器身與器蓋在湖南完成合體，永久收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象尊，商代晚期



▲豕尊，商代晚期